

藏文《格萨尔王传》论略

索代



甘肃民族出版社

7.9

数字图书馆
PDG

责任编辑：孙德仁
封面设计：徐晋林
版式设计：陈安庆

藏文《格萨尔王传》论略

索代

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3.25 字数 70,000
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5421-0068-8/I.15 定价：1.10元

前 言

一部《格萨尔王传》，四、五十本，出场人物千余人，时间跨度几百年，上天下地，左右纵横，神奇瑰丽，无比奇妙，时而是战场鏖战的场面，时而是缠绵的爱情插曲，时而是人生的悲欢离合，时而是香烟缭绕的宗教活动……《格萨尔王传》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只有弄清有关《格萨尔王传》的一些基本问题，才能对史诗有较正确的看法。本书即从五个方面进行论述探讨，使读者对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有个较全面的认识，然后再去探索这博大精深的巨著奥妙，特别对初次接触《格萨尔王传》者，可起到引路向导的作用。这即为该书论说的目的。所论述的问题鉴于研究和学识的局限，难免有不当之处，敬请同行仁人们赐教指正。

一九九〇年八月一日

目 录

- 一、《格萨尔王传》的史诗性质…………… (1)
- 二、《格萨尔王传》的总体结构…………… (26)
- 三、《格萨尔王传》的人物体系…………… (33)
- 四、《格萨尔王传》的艺术特色…………… (46)
- 五、《格萨尔王传》在藏族文学史上的地位…………… (93)

一、《格萨尔王传》的 史诗性质

两种倾向

任何文学作品，都从它描写的人物、情节、细节，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通过《格萨尔王传》表现的内容，我们可看出《格萨尔王传》中有两个明显的倾向性，一是格萨尔为统一四方进行的战争，二是佛教战胜本教的斗争。

从现已搜集到的《格萨尔王传》本子，有《降魔》、《霍岭大战》、《姜岭大战》、《门岭大战》、《大食财宝国》、《松岭大战》、《象岭大战》、《喀且玉宗》、《取玛瑙城》、《地狱救妻》、《安定三界》等部，这些本子均反映大小不同的战争。格萨尔进行的这些战争，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属于正义性的，如反映在《降魔》、《霍岭大战》、《姜岭大战》、《松岭大战》、《喀且玉宗》等部中的战争。《霍岭大战》中，霍尔白帐王乘格萨尔王去北方救王妃麦萨、降服魔王鲁赞之机，出兵侵略岭国，抢走王妃珠牡，掠夺财物，烧毁城池，残杀军民。格萨尔王返回岭国后同军民一起，报仇雪耻，降服霍尔，显然，这种战争是正义的。第二种情况，有些战争谈不上是正义的，如岭国同大食国的战争，岭

将晁同盗取大食国凤翼马，反而嫁祸于大食，引起大食国与达让晁同部的战争，晁同战败后，向格萨尔求救。格萨尔根据天神旨意，要夺取大食财宝城，发动岭、魔、霍、姜、门五国兵马去进攻大食，最后以征服大食国结束。这类战争，当然不是正义的，但这种战争，就实现国家的统一来说，客观上也是进步的。“在这种普遍混乱的状态下，王权乃是一种进步的因素。”（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67页）

从格萨尔进行的这些战争，我们可以看出什么呢？“一般地说，战争对于经济的发展是很重要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第24页）这些战争，促进了岭国经济的发展。《大岭之战》（大即大食财宝国）的结果，把大食国的牦牛和财物带回岭国，分给岭国百姓，岭国比以往更加兴旺，牛羊遍野，酥油奶酪取用不竭；《松岭大战》的结果，格萨尔夺得了松国马场，把马匹分给岭国军民；《象岭大战》的结果，岭国夺得象国珍珠宝库；《喀且玉宗之战》的结果，打开松耳石宝库，运回岭国，从此藏区妇女把翠绿的松耳石嵌在金银首饰上，作为装饰品，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格萨尔征战四方的战争，建立了统一于格萨尔的理想的国家。

同上述倾向紧紧联系的，《格萨尔王传》中还有一个主要倾向就是佛教战胜本教的斗争。《格萨尔王传》中的主要人物格萨尔，他是天神之子出现在书中（《诞生》中的描写），受天神旨意到人间，降服人间妖魔，统一四方，宏扬佛法。格萨尔宣扬岭国有三神：白梵天王神、格作年保神、走那仁庆神；岭国有三寺：东方有宗喀叉毛寺，南方有贡代叉毛寺，西方有奔江尕保寺；岭国有三佛：黄金释迦牟尼像、碧玉

度母像、白螺观音像。（《降魔》藏文版173页）格萨尔王自称：“一贯信奉佛法僧，虔诚之心从不移。”（《霍岭大战》藏文版，下卷160页）格萨尔在霍尔装成喇嘛讲经时，对霍尔将领辛巴梅乳孜说：“可怜辛巴梅乳孜，你上违天神旨意，你在人间不信佛，死后只好入地狱。”显然，格萨尔是以佛神的代表出现在书中。

《格萨尔王传》中凡是与格萨尔为敌的都是不信佛的，这有三种情况，一是象《降魔》中的北方魔王鲁赞，这是完全魔化的形象。他“身体象山那样高大，身上长着九个脑袋，头上有十八只角，身上到处是黑色毒蝎，腰上缠着九条毒蛇，他的手脚共有三十六个铁爪，口中吐青烟，鼻中吐毒气，杀气腾腾，坐在毒云中。”（《降魔》第4页）格萨尔在征服鲁赞中，先砍了魔王鲁赞的命根树，射死魔王的命根牛，杀死魔王的命根玉蜂，才降服了魔王鲁赞。

二是象《霍岭大战》中的白帐王，这类形象没有魔化，但他是魔鬼护佑的君王，格萨尔在征服白帐王之前，先是经过了各种鬼怪把守的十二道关卡，而后捕了白帐王的命根鱼，烧了白帐王的命根树，杀了白帐王的命根虎，最后才降服了白帐王。

三是象《大食财宝国》中的大食王，这类形象没有魔化，也没有魔鬼支持，但他不信佛教，信奉占卜念咒驱邪的本教。

《格萨尔王传》中这些不信佛的君王、将臣，都依靠本教徒。《霍岭大战》中的霍尔白帐王，靠灾鸟岗尕绕吾了解情况，靠卦师祁尊姨希占卜来掌握战争的结局。白帐王还有一个最虔诚的本教徒雅穆喇嘛格日，这个格日自称精通各种

咒语，能驾驭空中雷电，能使天地翻转，让岭国将领抓住后，大将贾察用箭射死。（《霍岭大战》上卷437页）《大食财宝国》中大食王也靠一个叫阿宛喇嘛的本教徒，当大、岭两国交战到最后，阿宛喇嘛以咒语、魔法布火焰阵，岭国将领无法攻克，格萨尔亲临战场，以神力攻克。

上面提到的依靠命根树、命根鸟、命根虎和占卜求卦、念咒法术等降服敌人及驱邪恶，正是本教的主要特征。

这儿还要提到一点，岭国及格萨尔信仰的佛教中也参杂着本教的因素，这正反映了佛、本斗争及互相融合的时代特征。

格萨尔进行统一的战争和佛教战胜本教的斗争，这样两种倾向贯串于《格萨尔王传》中，这两种倾向说明了什么呢？通过这两种倾向，我们可看出《格萨尔王传》所反映的社会内容。

《格萨尔王传》中，格萨尔王为建立统一的国家而进行的战争和佛教战胜本教的斗争，与吐蕃时代从松赞干布后吐蕃历史发展的趋势相吻合。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需对吐蕃这一历史作以简要的叙述。

644年，松赞干布兵胜羊同，完成了西藏高原的统一。

663年，吐蕃出兵破吐谷浑，禄东赞屯兵青海。

760年，吐蕃出兵攻西域，取得18个羁縻州，又合于阗国兵攻入龟兹国的拨奂城，同年吐蕃军与唐军在大非州（今青海省共和县）交战，尊亚多布的儿子论钦陵率大军破唐军，吐蕃占吐谷浑，完成了统一青海高原的大业。

736年，吐蕃攻小勃律（在克什米尔北），小勃律归附吐蕃，西域二十几个唐属国朝贡路被阻，也都转向朝贡吐

蕃。

678年，吐蕃将领尊延多布率兵攻西洱海（云南洱海一带）。

751年，南诏国降附吐蕃，吐蕃获得这个大国，国势发展到顶点。

（以上史料见范文澜著的《中国通史简编·吐蕃之部》）

新唐书吐蕃传说：吐蕃疆域，“东与松、茂、嵩接，南极婆罗门（泥婆罗），西取回镇，北抵吐厥，幅万余里，汉魏诸戎所无也。”

怎样评价吐蕃历史上发生的这些战争呢？列宁说，怎样判断战争的性质，最根本的一点就在于对大多数居民是否有重大的利益。松赞干布对羊同、孙波的战争，统一了西藏高原，后世的继承人把领土扩大到吐谷浑境内，建立起大吐蕃国。这是吐蕃历史的大进步时期，也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开发了中国西部广大地区，阻止武力传教的大食东侵，使汉族文化免于大破坏，又为后来回纥西迁，定居天山南北作了准备。

大吐蕃国的建立，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由经济的发展引起了社会的变革，这些战争，客观上推动了藏族社会的发展——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看看650年后，吐蕃经济制度方面的变化。

650年，松赞干布去世，大相禄东赞掌国权，划定田界。

653年，禄东赞于“祜”定牛腿税，禄东赞令吐谷浑王达延芒波划定田界。

654年，禄东赞在蒙布赛拉宗集会，区别野人和驯顺者，计算大调发数目（驯顺者是指分得土地的农民和牧民，大调

发数目就是以田数为基础的负担)。

655年，禄东赞于“仄木”之玛尔地方，征收牛腿税(牧区赋税)。

669年，吐谷浑诸部前来吐蕃致礼，贡赋税。

686年，吐蕃大相论钦陵，在象群以下定田地之贡赋。

687年，论钦陵定大藏之地亩税赋。

690年，大论钦陵立大藏之“红册”，在噶尔、陵赞藏顿与巴曹、野赞通保二人征收腰菇之地亩赋税。

691年，赞普(藏王)驾临至查那，清理土地赋税并统计绝户数字，依“红册”征收兵丁。

692年，吐蕃王收“孙波”之关卡税。

693年，吐蕃王征收牧户赋税。

(以上史料见《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第4、5、6、7、20、37、38、41、42、43、44条)

划田界，定赋税，即土地为赞普所有(王田)或贵族所有(领主也有百姓和土地)，自由民只能使用划定的田地，向土地所有者(赞普、领主)缴纳租税并服役。

禄东赞划定田界，后世赞普、大臣征收农、牧赋税说明，自划定田界，原来占多数的自由民分得田地，进行农业和牧业生产，对国家负担起封建义务，从此，统治阶级剥削的对象，主要是这些农民和牧民，不再是少数的奴隶，吐蕃社会已经封建化。

有些人认为，公元十世纪藏族社会才进入封建社会，这种看法忽视了自松赞干布以后吐蕃社会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上发生的一系列变化。

一个社会的性质是由当时处于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即基

本的所有制决定的。在奴隶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占有生产工作者；在封建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 and 不完全占有生产工作者。从禄东赞划定田界以来，封建土地所有制已普遍存在，吐蕃王以至大小土地所有者，向农牧民和自由民征收赋税，也就是说，他们之间存在着封建的生产关系。

农奴的特征是“有自己的经济，有自己的生产工具。”吐蕃王在全国征收赋税说明，当时主要的农牧民有自己的经济和生产工具。

当然，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这中间经过了曲折的、反复的斗争，不是轻而易举的。自850年后吐蕃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与当时佛教同本教斗争的事实是紧密联系的，吐蕃时期佛本之争的激烈、曲折、反复，正是经济变革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表现。

松赞干布前，吐蕃赞普信奉本教，用本教来协助管理行政事务。

松赞干布时期，佛教已经传入吐蕃，开始翻译佛教经典，译出的经典有小乘佛教经典，也有大乘显宗密宗的内容，建立了大昭寺和小昭寺。

吐蕃王赤德祖赞时期(公元704—755年在位)，大力促进佛教的发展，修建寺庙，翻译经典，派人去请在冈底斯山朝圣的印度法师佛密和佛寂，没能请来，派去的人带回五部大乘佛教经典。

公元755年赤德祖赞死后，新王赤松德赞年幼，吐蕃王朝中信奉本教的贵族大臣想把佛教势力铲除，发布了禁佛命令：一、下令在吐蕃王朝统辖的全部范围内禁止信仰佛教；

二、驱逐汉族僧人和尼泊尔僧人；三、改大昭寺为屠宰场；四、把文成公主带到吐蕃去的佛象埋入地下；五、拆毁寺庙。

赤松德赞成年后(公元755年—797年在位)，为了发展佛教，决心清除当时反对佛教的代表人物尚仲巴结和达扎路慕。他和一批主张发展佛教的大臣定计，先把尚仲巴结活埋，而后把达扎路慕流放到藏北去。

八世纪后半期，赤松德赞建成桑耶寺。

赤松德赞在顿喀地方让佛教和本教代表人物进行辩论。辩论结果，赤松德赞宣布，本教教义是没有道理的。赤松德赞叫本教徒选择出路：一、改信佛教，当佛教僧人；二、放弃宗教职业，做吐蕃王朝的纳税百姓；三、如果不愿改教，又不愿当平民，就流放到边地去。

吐蕃王热巴巾时期(公元815—838年)，佛教有了更大的发展。热巴巾除大力支持译经，尊重僧侣，修建佛寺外，规定每七户平民负责供养一个僧人的生活，僧人可以坐吃现成，加重了平民的负担，他还把王朝内外的军政大权交给僧人钵阐布具吉允丹去掌握，使他的地位高于其他的大臣。信仰本教的贵族大臣，乘热巴巾喝醉酒时用绳子将他缢杀。

吐蕃王朗达玛在位(公元836年—842年)实行禁佛：一、停建寺，关闭寺；二、破坏寺庙设施，许多佛像扔到河中；三、烧毁佛经；四、镇压佛教僧人。

公元十世纪后期，佛教经过与本教的斗争、融合，形成了完全适应西藏社会的西藏佛教。

为什么佛教从松赞干布时传入吐蕃，到赤德祖赞时期(704年—755年)能大力发展起来？这是同650年后吐蕃社

会经济制度的变革相联系的。恩格斯说：“头脑中发生这一思想过程的人们的物质条件，归根到底决定着这一思想过程的进行，这一事实，对这些人来说是没有意识到的，否则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56页）新的经济制度的产生，统治者需要新的思想武器，过去在吐蕃社会中早已存在的本教已经不适应了，而佛教恰好在许多方面是适应的。

为什么佛教与本教一开始就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的实质是什么？我们不能不想起恩格斯说过的一段话：

“当市民阶级兴起的时候，新教异端首先在法国南部的阿尔比派中、在那里的城市最繁荣的时代，同封建的天主教相对抗而发展起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51页）这就是，在十二世纪到十三世纪的时候，法国的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在法国南部的亚尔比城一带，工业、园艺、商业都非常发达，这一带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由于对教会征收重税不满，于是就摆脱了天主教而加入了亚尔比城一带的新教，并进行了反对天主教的斗争。结果，罗马教皇联合了法国北部的封建主，组成了十字军，把他们镇压下去了。

由此可见，新旧教的斗争绝不是什麼单纯宗教问题上的分歧，而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斗争的一种表现，不过这种斗争不是通过直接的政治斗争形式表现出来，而是通过宗教斗争形式表现出来的罢了。

佛教传入吐蕃后，出现两次禁佛运动，几乎把佛教彻底铲除，而佛教并没有消失，却通过各种途径又兴起。恩格斯阐述的原理，不正可以用来解释佛、本斗争的实质和复杂性

吗？

佛教与本教经过长期斗争，公元十世纪后期，佛教融合本教的一些特点而形成西藏佛教。这种西藏佛教的形成与佛教在西藏前期发展的历史是一脉相承的，也可以说是从一开始传入吐蕃的印度佛教发展而来的。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力量使它的形态从前期的印度佛教发展成西藏佛教？在这儿根本的动力就是经济——封建生产方式的确立。恩格斯1800年10月27日给施米特的一封信中，说明了经济关系是怎样决定意识形态：“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它决定着现有思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情形……”经济决定意识形态，这并不是说某种经济关系能够凭空创造出某种宗教、哲学、艺术、道德等意识形态来，相反，经济关系对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只表现在，它决定人们用什么方式去对过去遗留下来的思想材料加工、改造和发展。在这儿问题的实质就清楚了，一开始传入西藏的印度佛教，最后演变成西藏佛教，在这儿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就是从650年起出现在吐蕃社会中的封建经济。

现在，我们把上述吐蕃时期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它告诉我们：

一、吐蕃从松赞干布至后世的继承人完成了统一青藏高原的大业，带来了吐蕃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吐蕃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

二、自禄东赞划定田界，吐蕃社会已封建化。

三、吐蕃时期佛教与本教的斗争，正是新兴的封建贵族与奴隶主阶级的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

《格萨尔王传》正是以上述吐蕃历史史实为基础，表现

了藏族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这一时期人们的心理、社会风俗、政治经济。《格萨尔王传》中的两种倾向——格萨尔为统一四方进行的战争、佛教战胜本教，就是这种历史进程的反映。

格萨尔进行了统一四方的战争，《格萨尔王传》中有《门岭大战》，吐蕃历史上曾发生过吐蕃与闷的战争；《格萨尔王传》中有《孙波之战》，吐蕃历史上曾发生过吐蕃与苏毗的战争；《格萨尔王传》中有《降魔》、《霍岭大战》，吐蕃历史上曾发生与回纥、吐谷浑的战争；《格萨尔王传》中有《喀且玉宗之战》，吐蕃历史上曾发生与“固失密”（喀且）的战争；《格萨尔王传》中有《大食财宝国》，吐蕃历史上曾发生与大食的战争……这些大小之战争名称的相一致，不是偶然的巧合，正说明《格萨尔王传》是以一定的历史史实为基础的。

格萨尔以天神之子，降服四方的异教徒、恶魔，惩治那些以本教咒术协助君王的本教徒，宏扬佛法，要把黎民百姓引入佛界。吐蕃自松赞干布以来，佛、本两教经过长期的激烈的斗争，最后佛教融合本教的一些特点而形成西藏佛教。

《格萨尔王传》内容与吐蕃社会史实的相一致，不是偶然的巧合，而证实了《格萨尔王传》是以一定的历史进程为基础的。

《格萨尔王传》表现一个主要的思想，通过格萨尔征战四方的战争，歌颂格萨尔的武功，宣扬忠臣的事迹。《格萨尔王传》中的格萨尔是力量和智慧的化身，多次征战的胜利都是靠格萨尔的智慧、勇武取得的，正如书中描写的“勇武赛过红霹雳，智谋犹如空中电。”另一方面，写将臣对格萨

尔的忠诚，人们称“格萨尔”为“世界太阳”、“无敌大王”，岭国将领为了格萨尔的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那些降服于格萨尔的异国将臣，对格萨尔也是忠诚不二，如《大食财宝国》中，已降服岭国的霍、门、姜、魔四国将领听到，格萨尔发出出兵大食的命令，他们都表示愿为格萨尔进行的事业，就是献出生命而在所不惜。另外，《格萨尔王传》通过对格萨尔叔父晁同叛国行为（如在《霍岭大战》中的描写）的鞭笞，即格萨尔惩治晁同，表明爱国忠君的观念是凌驾于宗族观念之上的。《格萨尔王传》中反复宣扬的帝王的武功，歌颂忠臣的业绩，正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要求和进程在文学中的反映。

但这不是说，《格萨尔王传》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过程，或者真实地反映了吐蕃某个时期；或者《格萨尔王传》中的某次战争就是真实地反映了吐蕃历史上发生过的某次战争？回答只能是否定的。《格萨尔王传》以一定的历史进程为基础，进行了理想化的反映。史诗所反映的“历史”并非史实，它与史实有很大的距离，也不拘于史实，其中有很大的虚构成分，对人物也进行了理想化的加工。这种虚构与理想化，是经过长期口头传诵和记载为文学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所以，它就必然提出了这一历史阶段中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凝结了长期流传过程中参与这种传诵的广大人民群众共同思想和愿望。

《格萨尔王传》中的格萨尔就是一个理想化的人物，在《降魔》中，他一人去北方魔国，靠自己的力量降服了魔王鲁赞；在《霍岭大战》中，他独身前往霍尔国，通过十二道关口，克服了重重困难，与霍尔君王进行了一次次较量，直

到决战时刻，才调遣岭国兵马；在《大食财宝国》中，当岭、霍、门、姜、魔部将领，无法对付大食阿宛喇嘛的火焰阵时，格萨尔出征，以神力降服敌人……通过这些你能说格萨尔是现实中的一个人吗？当然不能。但他又是一个活生生的形象，这就说明史诗的主人公格萨尔是作者根据现实生活进行勾画而创造出来的理想化的人物。

《格萨尔王传》中其他主要人物，如珠牡、晁同、贾察、白帐王、辛巴梅乳孜、大食王——……也都为理想化的人物，他们既不是一定历史时期真实人物，也不是完全按照现实塑造的人物，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的概括态度。

《格萨尔王传》产生于吐蕃王朝崩溃，藏族社会处于封建割据的时代，书中对格萨尔武功的颂扬，表现了人民希望建立统一的封建国家的憧憬和意愿。《格萨尔王传》的这个思想内容是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两种交织

《格萨尔王传》中有两种交织，这就是神话与现实的交织，战争生活与日常生活的交织。

神话与现实的交织。

《格萨尔王传》中除了人物活动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神与魔对立的神话世界，神话世界与现实生活交织在一起。佛教与本教的斗争贯串于《格萨尔王传》，表现这种斗争的神力与魔力的描写，处处可见，使一部《格萨尔王传》充满神秘的色彩。